

4.02

资文 料史

大同

Q2/I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大同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大同文史资料

(第二十二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山西省大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

目 录

革命春秋

宋时轮将军谈开辟西雁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

- 郭志孟记录整理(1)
- 峥嵘岁月 罗重群忆述、高健整理(5)
- 忆大怀左地区之抗日斗争 马浩天(17)
- 日本投降后在大同的斗争 毛新耕(21)
- 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傅之干(27)
- 战争与和平 肖 三(40)
- 大阳丰工委组织沿革 内蒙古丰镇市党史研究室(54)
- 解放战争时期大阳丰办事处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回忆
- 王起飞(57)
- 对解放战争初期“大同战役”兵站生活的回忆 杜茂财(69)
- 大同军调小组活动记略 高平、力高才(72)
- 大同市土改概述 张虎年(84)

史实钩沉

- 幼年徐永昌在大同 赵正楷(95)
- 大同兴国寺徐墓碑文四篇 徐永昌等(105)

我所知道的楚溪春一生梗概·····	贾文波(109)
张树帜事略·····	徐士瑚(120)
张汉捷先生传·····	赵正楷(129)
张公汉捷事略·····	山西崞县旅省同乡会(131)
孔庚在大同·····	行定远(136)
“大同会战”纪实·····	王金海(144)
“大同会战”浅析·····	冰 飞(166)

稗海纵横

日寇在大同是怎样残杀知识分子的·····	行定远(172)
蒋机炸毁大同修道大学院目击记·····	《晋绥日报》(176)
大同的三青团和同志会·····	曹乃谦(178)

以史为鉴

建国初期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思考 ·····	高平、力高才(18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编者按：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九月间日军铁蹄踏进了雁北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、家破人亡之中。这时，宋时轮将军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领一支部队挺进西雁北一带，组织抗日群众团体，发展党的组织。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，开辟了以洪涛山为主体的雁北抗日根据地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现将1984年9月和1985年6月宋老回忆雁北支队的两次谈话整理刊出，以飨读者，同时，对宋老表示敬意。

宋 时 轮 将 军

谈开辟西雁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军大举进犯华北，九月间已侵占了雁北各地。这时我八路军从陕北东渡黄河，挺进山西抗日前线。朱总司令找我谈话，大意是：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，让我带领一小部分部队，深入雁北敌后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，创建那里的抗日根据地，以贯彻执行毛主席“整个华北工作，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”的战略思想。当时我想：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，我们还没有经验，困难是不少的，但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任何困难是会克服和战胜的。于是，我说：“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，一定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指挥战争。没有经验可从斗争的实践中去摸索呗。”

九月二十九日星夜，我带了三百余人的队伍，正式名称叫“雁北支队”。人们称“宋支队”不对，那是因为我姓宋，才习惯地称为宋支队的。我们从晋西北向雁北的朔县、平鲁、山阴、右玉即洪涛山腹

地进发。当时，这些县城已被日军侵占，有的地方虽然没有被占，但已被“扫荡”过，人民生活非常苦，景象非常凄惨。

在刚跨出长城进入雁北地方时，遇见了从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骑兵师长何柱国，他和我说了半天，从中午说到天黑，总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多么强大厉害，你这几个兵还敢去等等。反正是说我们打不过日本人，去了也是个送死。这个人身体看上去倒行，但就是得了恐日（军）病。我没理他这些话，仍然向敌人后方的纵深处进军。十月一日，在平鲁县的井坪附近，一举消灭了二百余名日军和一个卫生队，打坏和缴获了几辆坦克、装甲车、汽车（有的是自个坏了），数十门大小炮，几千箱炮弹、子弹。接着，四日就乘胜收复了平鲁城。这些事实说明，日本人是可打的，那种“皇军不可战胜”的论调是极其错误的。

但在我们往敌后的纵深处挺进时，发现老百姓跑了，不敢见我们。开始没粮吃，我们自己带，但没有老乡哪能行。我们去找，却越叫越远。原来这一带过去阎锡山的反共宣传很厉害，说什么“共产共妻，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，无论谁也都难逃……”。他把我们共产党说成了青面獠牙的人，所以，老乡不敢接近我们。加上日军“三光”政策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糟害及土匪汉奸的抢掠，人们一时分不出谁是保护人民的军队，谁是苦害人民的队伍，人们老远一见就避跑了。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原因后，我们第一是严明军队纪律，第二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。人跑了但粮食不能全拿走，我们吃用了他们的粮食，先过了秤，宁可九十九，九两算一斤，不叫一百一。按价付款，把款和说明条压在放粮家具物的下面，从哪里用东西还放到哪里，损坏一点赔一点，把家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对群众可以说是秋毫无犯，用实际行动感动他们。我们除了不糟害老百姓，还四出瞅机会打击敌人，围剿土匪。就在山阴附近的浴沟、泥河、安荣、北同庄、岱岳、刘堰庄等地打过仗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鼓舞了抗日斗志。同时，还消灭了那一带大小四、五十股土匪。

这样，群众看到我们的军队是打日本打土匪的军队，是保护人民的军队，由不跑到接近和支持我们。有了人民，我们如鱼得水，困难好克服了，事情也好办了。

为了宣传、组织群众团结起来，一致抗日。我们及时抽调一部分同志，组成工作队，分头深入各村，大力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政策，并用日寇“三光”现场的事实教育群众，唤起大家的民族觉悟，在各村组织抗日救国会、青教会、妇教会、自卫队。在史家屯、口前、织女泉、冻牛坡、偏岭等村都组成了抗日救国会。

那些地方很穷，人们吃的是山药蛋、莜麦面，住的是靠崖土窑，穿的是皮袄羊毛，一家人盖一张被子，小孩子光着屁股。封建残余浓厚，妇女们缠着小脚，青年妇女们一见了陌生人不敢看。但人民对我们非常支持、积极供养我们，给我们制军衣，做军鞋，站岗放哨，传送信。大批青年参军参战。所以，我们那个支队，在洪涛山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由刚去的一个营的兵力到走时，发展到几千人，相当于一个兵团的大部队。

在斗争实践中，人民的民族觉悟上升到阶级觉悟以后，真正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，革命热情非常高涨的时候，我们积极稳步地又秘密地发展了党的组织。后来记得，在口前村先发展的党员是李瑞同志，还有几十个已记不起名字了，因为当时不宜集体搞党组织的活动，一般都是单线联系，以身作则模范地起着骨干带头桥梁作用。所以，组成的支部少，小组和个人活动多。我们支队离开东进时，在那一带总共以口前为中心发展了党员二百余名。这部分党员，都是在斗争中得到考验的党员，不是说上一句话就成了党员的。后来都是抗日斗争中的骨干，在斗争实践中不少同志壮烈牺牲了。

在壮大武装力量中，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工人。在朔、平、右、山、怀、左的大山区，有不少小煤窑，日军入侵后，各个煤窑都停了业，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，一面学习，一面戒烟。因为他们中有不少

人是有大烟癮的。我们组织了一批医生，临时成立了戒烟医院。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和医治，有烟癮的人都戒了烟，由一个病弱人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，总数也够千数人，有的参军编入了部队，有的在地方参加了抗日工作。从而，使我们队伍的成份有农民也有工人。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骨干力量。

日军入侵雁北后，西半区数我们支队到得早，我们由一个支队，最后组成了除司令部外，有三个步兵营、一个骑兵大队，八个挺进队。至于地方工作队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方面的人，那就更多了。一九三八年五月初，部队奉命东进平西时，还留下一部分力量，配合晋绥边区和军区，继续坚持和巩固了雁北方圆有四百公里大的这片根据地。我虽然走的地方多，年纪也老了。但对那个地方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，常常怀念着那里的父老乡亲。

(郭志孟记录整理)

峥嵘岁月

罗重群 忆述

一九三九年初秋，我从延安抗大毕业后来到绥南。当时，绥南地委决定派遣一个工作团到丰东发展抗日武装，开展敌后斗争，并让我担任工作团主任。那时，邹风山游击支队经常和绥南地委一起，活动在蛮汉山区，于是就从邹支队抽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我同去。我们准备了几夭，由我率领向丰东挺进。我们下了蛮汉山，经过长途跋涉，在一天深夜迂回到丰镇南面的堡子湾火车站，从这里我们迅速地跨过铁道后便进入了丰东山区。

发动群众

这里是敌占区，没有抗日武装，也没有地下组织，来到这里，我们只能依靠群众来开展工作。可是，我们刚进村，群众就躲的躲，藏的藏连面也见不上。几天的活动，几乎没有一点进展，有的同志开始有点泄气了，出发前的那股热劲冷下来了。是回去，还是坚持？一天晚上，我组织同志们认真地分析了已经了解掌握到的一些情况，总结了这几天来的工作，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

日本侵略者在丰东建立了一整套伪政权组织。黑土台、元山子、大庄科、官屯堡等地都有敌人的据点，沿长城边上的镇川堡、镇川口、镇边堡、镇宏堡也都有据点，周围几个据点的敌人合起来就有一千五百多人。南面大同、孤山等地驻扎的日本鬼子，经常进入丰东地区进行扫荡，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特务活

功猖狂，到处搜捕、迫害我抗日志士。汉奸恶霸更是狗仗人势，残酷欺压百姓。日伪政权把丰东控制得严严实实。

同时，丰东的土匪多如牛毛。大股的有二、三百人，小股的也有几十人。三个一伙，五个一群，经常进村骚扰群众。他们杀人放火，抢劫财物，奸淫妇女，老百姓被糟踏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过不上一天安宁的日子，特别是盘踞在这里的一些政治土匪，老百姓叫他们“官土匪”，象元山子的徐喜，巴音图的杨永胜，还有经常在这一带流窜的邢安民等土匪，他们打着“曲线救国”的旗号，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。暗地里与敌人勾勾搭搭，残害群众，破坏抗日。这些政治土匪都很顽固，老百姓最恨最怕的就是他们。

由于长期的战乱，兵匪的骚扰，那时的丰东群众从来没听说过共产党、八路军。在他们的脑子里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根本不知道共产党、八路军是什么样子，也难怪他们一见到我们就害怕就躲避。因此，我们面临的任務就是首先发动群众，宣传和教育群众。如果没有群众，我们就站不住脚，完不成任务。第二步就是做好统战工作，争取联合那些可以教育、改造和利用的敌伪力量，最后是坚决有力地打击顽固派势力和罪大恶极分子。

群众怕土匪、恨土匪，剿匪就得民心，顺民意，是我们打开丰东工作局面的第一件大事情。那时，我们的基本武装就是这么一个班，从进入丰东开始一直到年底，我们东奔西战，明打暗袭，杀了一些土匪头子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。小股土匪基本被肃清，大股土匪也不敢明目张胆欺压老百姓了，他们只好躲进深山里去，有时出来抢些东西就跑了，再不敢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。龟缩在据点里的伪军也不敢轻举妄动，群众暂时得到了安宁。我们的剿匪活动深受群众的拥护，慢慢地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。

我们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游击队的同志没有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。那时，我们是十分艰苦的，行军打仗，风餐露宿，就

这样也是轻易不麻烦群众的。我们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，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老乡们都称赞我们是群众的贴心人。

那时，乡村普遍种植“大烟”。在收割大烟时，汉奸土匪总是成群结队地出来，对老百姓敲诈勒索。为了保护群众利益，我们对那些坑害群众的家伙给予坚决的打击，严厉的制裁，有效地维护群众利益。我们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群众，使他们渐渐地懂得了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，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。只有消灭了日寇、汉奸后才会有平平安安的好日子。

我们的抗日宣传和实际行动日益深入人心，同时也大大地教育了地方政权中的一些伪人员，使他们逐渐了解了我们绝不是国民党宣传污蔑的那种“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”的人。而是有文化、有教养，真正为人民，为国家的队伍。那些还有爱国心的伪人员也渐渐地同情抗日，明里暗里支持帮助我们开展工作。后来，一些乡村基本上被我们控制，变成两面政权，一方面应酬敌人，另一方面为我们服务。那时，不管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只要发现有土匪，很快就会有人把情报送到游击队。黑土台、元山子等大多，差不多每天都要派人跟游击队打招呼，报告丰镇方面敌人的情况和动静。

几个月来，为了宣传、发动群众，我们走遍了丰东河滩、山丘、村庄、沟壑。不管走到那里，老乡都关心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生怕我们离开。由怀疑到信任，由躲避到亲近，我们和群众建立了情同手足、乳水交融的关系。那时，我经常单独出去活动，每次都有老乡群众的保护。当我出门时，总有两个老乡跟着，前面一个拿着锄头，后面一个拿着镰刀，我化装夹在中间，出入据点，走乡串村。我们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，许多年轻人都积极参加游击队。贾文颖、李丰等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游击队的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有很多青年也积极加入抗日队伍。政治影响扩大了，局面打开了，我们的武装力量也不断壮大起来。到了一九三九年底我们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一个连，民兵也组织起来了。在丰东，我们依靠群众，终于站稳

了脚跟。

建立统一战线

“统一战线”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，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爱国力量，扩大抗日战线，也是我们开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因此在宣传、发动、组织群众的同时，我们开展了争取敌伪人员参加抗日的工作。那时，大庄科、元山子、黑土台、官屯堡等地都是敌人的大乡，安有据点，如大庄科据点，起码也有二、三百人，而且都是骑兵，力量很强。如果争取过来，对我们的斗争非常有利。我们经常组织游击队、民兵到据点附近喊话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宣传我党的政策。派人深入到据点谈判，建立关系，争取他们反正。丰东七个据点中，元山子、大庄科、镇宏堡等三个据点最顽固。我们一喊话，他们就向我们开枪，始终没有争取过来，一直跟我们对抗。镇川堡、镇边堡两个据点基本处于中立状态，对我们的活动睁一眼，闭一眼，但又不和我们建立关系，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真正被争取过来的是镇川口，这个据点由一个民团驻守，力量很强，有五、六十人，都是骑兵。团长吕德道，副团长张子英，他们虽然是大家子弟，但有文化，都是知识分子，都有爱国之心，不愿做亡国奴，拥护共产党、八路军的抗日主张。争取过来以后，对我丰东地区开辟工作，都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当时这个据点是日本人安的，但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的据点。我们征集到的粮食、布匹、钱物都保存在这个据点，我们的伤病员也常在这里隐蔽治疗。在那种环境中，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的。在以后打击顽固派、剿匪等斗争中，他们都配合我们行动。

除了争取敌伪军以外，对那些有爱国心的其他人员，我们也注意争取他们为抗日斗争服务。有个叫毛油民的人很有本事，曾经当过土匪。那会儿，他在天津、北京、大同倒卖大烟，当时我把他争取

过来了，为我们出了不少力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丰镇的伪军政人员的头头谈判时，先把游击队布置好以后，就带着他进去了。我是单刀赴会，情况很危险，只要这个家伙一声张，马上就短兵相接，搏斗一场，附近的鬼子兵就会闻声赶来，这时埋伏在外面的游击队也就危险了。当时，姓毛的就站在我身旁，把手里的枪栓打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家伙。那个家伙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以后，我们经常去毛油民家里，利用他做买卖的机会给我们买些药品等需要的东西。他不暴露我们，我们也不管他做买卖。我们还争取了一个姓张的地主，他家成了我们可靠的据点，曾多次隐蔽过我们的同志。当时县委书记史学文同志就常在他家居住。他和特务、土匪关系相当密切，经常来往。有时我去他家就碰上土匪、特务，三方都知道了各自的身份，但有他在，保证不发生问题。每逢这种情况，他就发言了：“哥们呀，这是八路，你们要好好保护。这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是老大！”经他这一说，哥们弟兄，友情为重，也就平安无事了。还有一个领戏班子的人每年割大烟的时候，他总要下乡唱戏，和那些汉奸，特务都很熟悉，通过做工作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了，以后，他就利用演戏的机会帮助我们做统战工作。

那时，我还收了一个名叫李文奎的人，后来改名季文斗，这个人，人们都叫他“飞毛腿”。他的武术很好，三十来岁，专干杀富济贫的事。当时他偷了日本人的银行，鬼子到处通缉他。他就托了一个姓王的来找我。这个姓王的和我比较惯熟，见到我就问：“老罗，咱们抗日尽要什么人？”我说：“只要不是汉奸特务，愿意打日本的都要。”于是他就把季文斗的情况介绍给我。而后又问：“象他这样的要不要？”我说：“要”。当下我们约定了和李文奎见面的时间。一天，他带着季文斗来了。我一看他大高个儿，宽脸堂，长得很精干，经介绍谈话，我就吸收了他，并给他一个副官的头衔，以后人们就叫他季副官。

那时，日本鬼子最怕小偷，捉到小偷就杀。但是，还是不行，小

偷越杀越多。对季文斗我们还不了解，不能马上重用。我就利用他的“长处”，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把大同的小偷组织起来，专门让他们偷日本人的东西。还规定，偷出一条步枪给多少钱，偷来一挺机枪给多少钱，偷多少子弹给多少钱。凡是军用物资和咱们需要的东西都有个具体的规定。这样，一方面扰乱敌人，另一方面也能为我们服务，同时也是对他们的考验。他接受任务后就返回大同开始活动起来。当时他起了很好的作用。给我们搞到许多需要的东西。我们用的望远镜、子弹等就是他给搞到的。以后李文奎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活动，抗日的决心很大，打仗也很勇敢，成为我们的得力助手。

一次，李文奎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和我的警卫员王斌，在镇川口打了一仗。当时，镇川口有很多铺面，商业比较发达。他们乘着人多杂乱混进了城里。这时的镇川口民团，自从打邢安民暴露以后，又重新安了自卫团，团长姓徐，是个大乡长。这家伙是个很顽固很反动的家伙，对镇川口这个据点的周围防范得很严。季文斗他们进城后，发现自卫团有挺机枪，就想把这挺机枪夺过来。结果被敌人发觉了，敌人把城门关上就向他们开枪。一听到枪声，街上行人，买卖字号，路两旁的摊贩顿时乱作一团，李文奎他们十来个人也立即开枪还击，这仗在街上就打响了。因为在敌人心脏内打仗，敌众我寡，终不能取胜，想撤出去，城门又紧闭，周围又是数尺高的城墙。情况十分紧急。这时，李文奎带着人们冲到城墙下，利用他平时的本领一跃上墙，把城墙上一个小台楼打开一个缺口，随后人们就从这个口子钻出城外。只有我的警卫员王斌没来得及出来，被敌人发现了。他转回来跑到一个老乡的屋子里，敌人把这间房子围住，就在这间房子里，他与十几个敌人整整打了一天。敌人多次劝降，威胁利诱都不能得逞，最后，敌人爬上房，把房顶挖开个窟窿，扔下十几个手榴弹。一声巨响，屋子被炸毁了，我们英雄的战士壮烈地牺牲了。



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，我们还争取利用会道门组织来为我们服务。在丰东，有一个群众性的会道门组织叫“家理”（实际就是安青邦）。这里的土匪头子大都是“家理”。当时是，国民党利用“家理”，日本人利用“家理”，五花八门，三教九流，人多事杂，关系错综，好坏难分。但“家理”都由大、小地主把持着。三九年底，经组织批准，通过党在大同市的地下工作人员武文斌同志的介绍，我加入了“家理”。当时武文斌同志的父亲是大同“家理”的一个头头，也是个开明人士，我去大同就在他那里接头聚会。大同是“家理”的老地方，汉奸、特务、国民党、日本人，社会名流，他们都吸收。我加入“家理”后，就公开以“家理”成员的身份活动，这为我了解敌情，搞些斗争需要的物品带来不少方便。敌人对一些重要物资控制得很严，如火柴、宣传品及军需物资根本不准运往根据地。记得当时为了开展宣传工作，我们非常需要油印机，但是，丰东一带没有这东西，必须去大同才能搞到。于是，我想到了大同的“家理”。一天，我们来到镇川口，由这里的伪军派了一个班护送，还有一个大乡长陪同，我们也化装成伪军混进了大同城。晚上，我找到了“家理”的头头武老先生。在他家里聚会完以后，我就说明了来意。当时武老先生爽快地答应，愿意积极帮忙。之后，我们很快地搞到了一台油印机。有了这台油印机以后，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就很有影响了。当时，曾泽西同志给刻印传单，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，及时地传播前线的捷报，这对宣传发动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打邢安民匪

经过三九年一冬的剿匪，小股敌人已基本上被肃清，只有大股的匪徒，特别是那些“官上匪”仍和我们作对，伺机欺压百姓。如徐喜、杨永胜、邢安民等，这些家伙势力还很大，都有百十人以上的骑马队伍。加上大同的日本鬼子经常扫荡，使我们的活动受到了威胁

和限制，老乡们也为我们担心，怕我们力量小，对付不了这些凶狠、作恶多端的敌人。因此，我们只有消灭这些国民党土匪，才能巩固我们已有的胜利成果。

当时，这些土匪的围子都很坚固，周围都筑有炮台。虽然我们曾经几次配合过路的大部队攻打过这些围子，但终不能进去。加之大同的鬼子一听到枪声就很快地增援过来，我们不得不撤出战斗。这些家伙几经挨打，虽然不敢再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了，但仍负隅顽抗，与我们作对，不时地进行挑衅。我们随时都准备着，瞅准机会消灭这些顽固分子。

有一天，邢安民带着二、三百骑兵突然来到孟家营村。他这次来，是企图把我们游击队撵出丰东。

得到情报后，我们觉得这是消灭这股土匪的好机会，是送到门上的货。但是，比较起来，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，虽然我们的游击队这时已有所发展，而且还有一挺缴获敌人的机枪，但光靠我们的力量还是不行的。为了打有把握之仗，争取战斗的胜利，于是我们就决定争取镇川伪军的支持和配合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连夜赶到镇川口据点，见到了吕、张二人，他俩一见我来了就热情地迎出来，我与他们说明来意后，他们当下就爽快地答应了。于是，我们又商量了具体的作战部署：我们游击队为一路，他们的骑兵为一路，全部化装成伪军，分两路同时袭击孟家营。

这天，正是初春时节，寒气逼人，但是同志们摩拳擦掌，斗志高涨，大家迅速地作好了战斗准备。深夜，游击队沿长城北上，吕、张的部队从东山向西进发。这时，墨黑贯天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周围山村一片沉静。我们沿着山间小道，迅速地向孟家营方向急进。拂晓，队伍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包围了孟家营村。这时，敌人还在睡着大觉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来得如此神速，在睡梦中遭到我们的突然袭击后，敌人顿时乱作一团。寻枪的、穿衣服的嚎叫着四处逃避。匪

首邢安民惊慌失措，也顾不上指挥队伍了，只身冲出了包围，落荒而逃。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，很快就结束了战斗，敌人一部分被消灭了，一部分成了我们的俘虏，只有少部分给逃掉了。至此，邢安民匪被我们彻底打垮了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们押着俘虏，带着战利品迅速撤到丰东常山窑子。正当我们吃饭时，大队的日本鬼子向我们这里赶来了，在我们攻打邢安民匪的时候，邹凤山骑兵营也在丰东活动，被从丰镇出来的日本鬼子发现了，于是鬼子便尾随而来。骑兵营知道来的消息后，就连夜撤出了丰东，而鬼子却直奔常山窑子而来。鬼子发现了我们，以为八路军，就向我们开了火，我们也举枪还击，双方激烈地打了起来。打了一会儿，我看到鬼子人多武器好，再打就要吃亏了，于是就让民团向鬼子打旗语。枪声渐渐地停下来了。鬼子进了村，把吕、张二人狠狠地骂了一顿，随后就走进了我住的这个院子。按惯例，民团是不配备机关枪的，而我们的那挺机关枪就架在院子里。如果鬼子看见了这挺机枪，肯定会引起怀疑的，这个已经争取过来的民团也会因此而暴露，如果这样，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。情况十分紧急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，鬼子看见了这挺机枪径直朝这儿走过来，我急中生智，便大模大样地装作擦枪，一个鬼子军官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，最后也没吱声就返身走出去了。

虽然当时没有让鬼子看出破绽来，但后来毕竟还是暴露了。镇川口有个大乡长，叫郝保柱，是个反动透顶的大地主。民团和我们游击队的关系，就是他向日本鬼子告密的。大同的鬼子知道此事后，就把这个据点给放火烧掉了。两个团长也被抓了起来。吕、张二人被捕以后，表现得很有气节，很坚强。敌人严刑拷打他们逼问与八路军的关系，但他们始终不暴露一点情况，虽然他们的眼睛被火烤的眼珠子都掉出来了，但我们在据点里保存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被敌人发现。最后，他们被鬼子给杀害了。镇川口据点的暴露，使我们遭受了一大损失。